



227
81

血的泥哨

孙友田

封面设计 田 原
插 画 洪佩琦

带 血 的 泥 喃
孙 友 田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徐州印刷厂印刷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书号: 10100.328 定价: 0.13元

目 录

序 歌.....	1
(一)万人坑边.....	5
(二)灾难降临.....	11
(三)爸爸死了.....	16
(四)泥哨诞生.....	21
(五)我是泥哨.....	25
(六)炮轰恶狼.....	30
(七)信号飞传.....	35
(八)智取炸药.....	40
(九)山沟伏击.....	44
(十)五更参军.....	47
尾 声.....	50

序 歌

集合的哨儿响了，
嘟嘟嘟，嘟嘟嘟！
哨声就是命令，
引来了急促的脚步。

象营房的军号，
吹进了战士的心海深处，
象工厂的汽笛，
指挥着雄壮的工人队伍。

象公社的钟声，
飞遍开花的田野，飘向芬芳的山谷。
象学校的铃声，
推开一排排门窗，翻动一页页新书。

象喇叭，
象锣鼓……
吹得眉开眼笑，
敲得心潮起伏。

铁的哨儿，铜的哨儿，
总是跟孩子们很熟，
把它们放进湿漉漉的嘴里，
就会发出欢乐的音符……

今天，我来讲个泥哨的故事，
它的身躯是带血的泥土，
先从展览馆里说起吧，
因为它是件革命的文物。

展览馆坐落在凤凰山下，
室外有青松，室内有雕塑，
图板上书写着带血的文字，
展橱里躺着个吃人的制度。

旧社会矿工的苦难和反抗，
准备在这里一一展出，

看得见卖儿卖女的惨状，
听得见罢工斗争的疾呼。

柳篮和黑碗又在这里相见，
它们将矿工的苦难低声地泣诉，
传单和铜锣又在这里聚会，
它们把伟大的斗争兴奋地讲述。

钢斧，它在讲怎样砍伤工贼，
矿灯，它在讲怎样照亮道路，
柳盗讲那不屈的头颅，
袖标讲那粗壮的胳膊。

卖人市上
无情的刀割去连心的肉，
万人坑边
血浸的土难掩亲人的骨。

突然，抖开了一方红布，
一只泥哨露出了俊俏的面目，
展品之间的亲切交谈骤然停止，
耳旁边响起了嘟、嘟、嘟——

这是一只带血的泥哨儿，
形状象雄鸡正在啼曙，
虽然陈旧了却十分精神，
虽然褪色了却依然威武。

象林海里飞进来一隻彩凤，
如玉盘中落入了一颗珍珠。
这只泥哨儿惊动了展览大厅，
它一来就引起全体注目。

大家围上来向它问好，
因为都属于煤炭的家族，
三十年前见过面已经有些恍惚，
对它的来历并不十分清楚。

小泥哨讲起了它的过去，
有血、有泪、有甜、有苦，
小泥哨整整谈了一个上午，
我这里有一份谈话的纪录……



(一) 万人坑边

“我是矿山的泥，我是矿山的土，
和大伙一起住在万人坑……”
泥哨儿开始讲它的故事，
展览馆内很静，很静。

“多少捆绑的身子在我面前倒下，
多少带孝的幼儿对我发出哭声，
我身边的野草捧着血珠，
我头上的苍天常带愁容。

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

好象是夏天过去了，吹起秋风，
冷气透骨呵阴云凝重，
千峰荒芜呵万木凋零。

黎明时就传来雷声阵阵，
象冒烟的石炮怒轰天庭。
雷声呵，我听过千回万回，
这一回总感到与前不同。

黎明时就划过电光道道，
象发光的鞭子抽打太空。
电光呵，我看过千次万次，
这一次总感到有些吃惊。

多么象矿井下岩石飞崩，
惊心动魄的声音传到了空中，
多么象天庭里鬼神发怒，
撕心裂肺的呼号扑进地层。

突然，长脖子汽笛一声惨叫，
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
凶狠的矿警拦不住疼疯的人群，

闪光的刺刀敌不过愤怒的眼睛。

抬上来了，孩子从此无依无靠……

背上来了，一家从此四处飘零……

乌黑的煤粉掺着紫红的血，

涂满了，涂满了矿工的心灵。

我的旁边躺下一个晕死的工人，

他的伤势很重、很重……

煤粉抹浓了双眉，塞满了毛孔，

汗水冲淡了血痕，洗浅了殷红。

他，就是挖煤工人张老成，

炭窖里长来煤堆里生。

他曾有四个女儿都没有活成，

生下第五个时妻子染上重病。

孩子捧在手上，痛苦钻进心中，

妻子理理乱发，勉强露出笑容：

“我不能侍候你们了，以后要知热知冷，
要还是女儿就好了，能给你洗洗缝缝……”

老成拉着妻子的手热泪纵横，
“你不能走呵，孩子还没有取名……”
妻子半睁着泪眼泣不成声：
“就叫他五更吧，我觉着快到天明。”

娘死后五更跟着爸爸慢慢长大，
过一年，仇恨就要增添一层，
七岁了，身子长得又瘦又小，
两隻眼睛里却露出无比精明。

听到汽笛声他向井口跑去，
哪一次他都觉得发生了不幸，
矿区的孩子养成了这种习惯，
煤矿的灾难刺激着柔嫩的神经。

找不到爸爸他在那里发愣，
小手儿不停地揉着眼睛，
“爸爸，你在哪里呀？”
周围的人都对他表示同情。

闯进一个人激动地将他抱起，
迈着大步奔向“万人坑”。

这矿工外号人称“斧子王”，
他把实话告诉了五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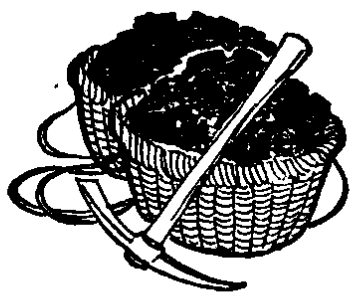
爸爸的鲜血呵浸透了红土，
五更的泪水呵流进了牙缝，
“爸爸，你睁开眼睛呵睁开眼睛，
我是你疼爱的儿子，五更。”

雷声呵，擦着地皮滚，
电闪呵，随着飞云行，
喊着“老成”，叫着“老成”，
张老成艰难地睁开了眼睛。

第一眼看到了小五更抽搐的双肩，
第二眼看到了“斧子王”宽阔的前胸，
第三眼看到了弟兄们额上的青筋，
和那一双双眼睛里射出的火星……

看到老成睁开眼大家俯下身去，
只见老成的嘴唇动了几动，
他在说这次事件的全部过程，
虽然断断续续，却也条理分明。

听一听就知道独眼狼多么凶狠，
听一听就知道煤矿工多么英勇，
为了说清事件的来龙去脉，
必须请大家进入那深深的矿井。





(二) 灾 难 降 临

煤井上日月无光，
地层下虎狼当权，
一层土隔不断坏世道，
井上下都是未晴的天。

矿工如牛马在地狱里吃苦，
只有沸腾的热血在体内循环，
煤炭受高压在岩石下沉默，
不，它在聚集着强烈的火焰。

张老成拉着沉重的煤筐爬行，
衔着的矿灯照着腊黄的脸，
身上少衣呵肚里缺饭，
爬一步就要淌一身虚汗。

爬呀，爬出了黑风口，
爬呀，又爬进鬼门关。
肩上的麻绳磨也磨不断，
身后的煤筐重得象座山。

煤呵，含在凶猛的老虎嘴里，
资本家逼矿工拿命去换，
煤呵，藏在危险的巨石下面，
采出它要去冒天大的凶险。

他担心煤洞里受苦的弟兄，
识不破这里的风云变幻，
他知道近日来地压增高，
可怕的日子已经不远。

当他又爬到炭窝子里，
湿漉漉的煤粉又腥又黏，

恶臭的水已经渗出了石板，
柳木的柱正在微微颤抖。

他凭着细致入微的观察，
他凭着几十年挖煤的经验，
大灾难的信号正在显示，
“大冒顶”的前兆已有予感。

多少兄弟曾在他身旁倒下，
多少鲜血曾将他衣袖浸染，
他要去和“斧子王”商量决策，
但是，火已烧到眉毛需要当机立断。

他呼喊着让人们赶快撤出，
躲过这一场巨大的灾难，
工头“独眼狼”却说他煽动工潮，
要把他捆起来上井送官。

“我早看出你行为不端，
想不到这时候出来捣乱，
人不死，就得给我干，
有口气，就得给我喘！”

“我早看出你不安本份，
恐怕是中了共党的宣传，
你给我快扒下继续拉煤，
再煽动，就叫你老虎凳上成神仙！”

张老成呵，此时真象隻猛虎，
一边搏斗，一边呼喊，
由于煤洞曲曲弯弯，地点零乱分散，
死亡，仍在威胁着自己的伙伴。

他多想让自己变作一只汽笛，
宏亮的笛声一瞬时送到矿工耳边，
他多想让自己变作一把铜号，
激昂的号音一瞬时传遍整个矿山。

他要有一只铁哨也好呵，
嘟嘟！挖煤的弟兄都能听见，
他要有一面铜锣也好呵，
当当！井下的矿工都会平安。

他不是汽笛，也没有铁哨，
只能这样拚命地呼喊，